

夜路无归

黑帮团伙覆灭记

陈 强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夜路无归

黑帮团伙覆灭记

陈强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路无归/陈强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6

ISBN 7 -5039 -2219 -2

I . 夜… II . 陈…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9890 号

夜路无归

——黑帮团伙覆灭记

著 者 陈 强

责任编辑 沈悦苓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封面设计 弘泰武仕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 whysbooks. 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 com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字 数 33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 -5039 -2219 -2/I · 1003

定 价 21.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作者像

内容简介

娱乐城总经理孙有才神秘地死在宾馆的客房里，他面容安详，死亡原因是耳后风池穴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钢针，是谁干的？

一起人命案，造就了一个黑帮老大严洪飞，他继承继父的遗产当上了娱乐城的总经理；一手策划这起谋杀案，工于心计、心狠手辣的程占元，以及“四大金刚”成了严洪飞黑帮团伙的得力干将。

一张关系网逐渐形成，上至市长、检察长，下至狱警、片儿警，为了金钱，堕落成他们的保护伞。严洪飞被拉进了致公党后又当选市人大代表。

严洪飞在迷茫和痛苦中走上他事业的巅峰。他的发迹与毁灭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目录

引言	1
第一章 蜂针	3
第二章 母爱	28
第三章 招募	56
第四章 烟市	77
第五章 袭警	94
第六章 广州	118
第七章 监狱	141
第八章 离婚	155
第九章 公仆	179
第十章 霸市	204
第十一章 暴虐	230
第十二章 交易	247
第十三章 拆迁	266

第十四章	秘侦	284
第十五章	浑河	311
第十六章	葡京	333
第十七章	败露	353
第十八章	抓捕	371
第十九章	逃亡	393
第二十章	末路	416
尾 声		444

引言

浑河，临阳的母亲河。

浑河的北岸坐落着历史悠久的临阳城。通常水南称阴，水北称阳，所以我们居住的城市叫做临阳市。

引言

浑河蜿蜒在临阳城南，是东北境内最大的河流之一。

夏日朝阳下看浑河，它如苍茫巨龙，横系在绿色的裙带上。冬季飞雪中观浑河，它若恬静银蛇，睡卧在古城之旁。



I

浑河又称临阳河，临阳河水清澈，遇涨则浑。浑河曾有着水明如镜、清澈见底、两岸葱郁、鱼儿畅游的过去。

北岸古城则民风淳朴，讲信修睦，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漫长的岁月之中，临阳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如今，河水污染啦！

看今日之浑河，污水横流，浊浪滔天，沉渣浮沫，云烟氤氲，轰轰然，浩浩奔流。

浑河被亵渎了。

一位诗人站在浑河岸边伤感地叹道：“唉，桑之落矣其叶也衰，市官不勤其河也浊。再也见不到儿时清靓的浑河了！”

前半句听起来叫人费解，后半句听起来有些糊涂。既然叫浑河又怎能谈得上清靓呢？原来浑河并不是因为河水的浑浊而得名，而是缘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当北上的列车即将驶进临阳城而驶入浑河桥上的时候，恰巧正逢盛夏时节，开窗远眺，一股浊气迎面扑来，腥臭刺鼻。顺

势桥下望去，浊水滚滚奔流。这就是浑河？我故乡的河，临阳人民的母亲河！再也看不到那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景色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河水的源头出现了问题？不！浑河上游水库依然是青山环抱，一碧万顷。荡扁舟，伴微风，挟水气，清新怡然。那么河水浑浊的问题究竟在哪儿呢？顺流而下，两岸的乡县行政区出现了。问题也就出现了，眼见从乡县行政区排出股股浊流，黑流、黄流、赤流……夹杂着心浮气躁、急功近利、道德沦丧、拜金主义、惟利是图……一股脑流进了我们的母亲河。顺流再下，浑河北岸东北最大的城市临阳市出现了。再看，从北岸的城市里排泄出来的污浊泥垢滚滚而下，流入河水之中。

夜路无归



浑河被亵渎了。浑河终于注释了那位诗人的诗句“市官不勤其河也浊”的含义了。浑河之浑却是人祸造成。

逆子残杀，浪子沉醉，游子不思归，堕落者毕竟堕落了。

天公震怒何无奈，万钧雷霆太迟来？

2001年随着贪官的纷纷落马，以严洪飞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也走向了覆灭的下场。

我们的党下大决心惩治腐败。我们的政府下大决心治理浑河。

浑河，水势湍激，泥沙混流。浑河要重现澄澈，再汨清流。

我们要还一个清澈的河流给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临阳。

第一章

蜂 针

1

第一章
蜂 针

1993年初春，地处我国东北地区的临阳市。

市文联小礼堂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业余作者笔会。同往年一样，大多数作者笔下所描写的大都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时代人物和让人们永远也谈不完的古老话题——爱情。

中年女作者白冰露却是独辟蹊径，她写了一部侦探推理小说《蜂针》，引起了同行人士的关注。

《蜂针》的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袁萍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她的丈夫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普通知识分子，在一所学校任教。女儿聪明可爱又非常听话。她的家庭和所有的家庭一样是那样的平凡，那样的真实。但是，袁萍并不满足自己平凡、安稳、普通而又幸福的家庭生活。外面多姿多彩的世界总是在吸引着她。她向往灯红酒绿的生活，似乎有一种不安分的激情无法得到满足，她总是幻想在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走出围城，实实在在过一把罗曼蒂克式的生活。可是，每当她想到女儿、想到老老实实温文尔雅的丈夫，她便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机遇终于降临，袁萍和一个有妇之夫结识了。这个人叫牟尚志，他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暴发户，一个民营企业家。很快袁萍就成为牟尚志的情人。他们两人经常幽会在珊瑚



岛度假村的客房里。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转眼之间他们度过了半年有余的浪漫甜蜜的时光。袁萍也经常为自己的不轨行为而内疚，总有一种犯罪感缠绕着她，使她备受折磨。

一次，袁萍接到牟尚志的电话，牟尚志约她到珊瑚岛度假村幽会。袁萍应约前往，当袁萍来到宾馆推开房门的时候，发现牟尚志已死在客房中。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物证，死者的身体上也没有任何伤痕，没有血迹。房间里好像有人刚刚打扫过。而死者的面容也没有丝毫的痛苦，他是那样的安详，仿佛对这场死亡充满美好的向往。

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耳朵后边的风池穴被一根钢针刺中。就是这根钢针置牟尚志于死地。

是情杀，是仇杀，还是畏罪自杀？疑惑一个接着一个，意外一桩接着一桩……

4

10年前白冰露的第一个丈夫因车祸离开了人世。她便嫁给了一个比她大6岁的孙有才。孙有才是一家娱乐城的老板，他开办的娱乐城是集餐饮、洗浴、游戏、健身、歌舞于一体的娱乐中心，也是临阳市的第一家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孙有才和自己的前妻离婚后的一个月就娶了这位具有东方女性特征的白冰露。

白冰露有一个儿子叫严洪飞，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严洪飞整天和那些泼皮混迹在街头上。

在繁华的商业街上，只见严洪飞、程占元、张建峰、丁奎几个街头泼皮无赖在合伙行窃。程占元、张建峰尾随跟上了一个身背皮包的女士。程占元做掩护，严洪飞在一旁接应，丁奎从女士的身旁跑过去，他有意撞了一下背皮包的女士，来吸引女士的注意力。程占元挡住了女士的视线，张建峰拉开女士的皮包，用两个手指夹出钱包，迅速传递给严洪飞。然后他们转身消失在逛





街的人流之中。

不一会儿，严洪飞、程占元等四人便从不同的方向汇集到假日酒店。假日酒店是严洪飞经营的一个小酒店，也是街头泼皮聚集的地方。四个人钻进一间包房里，严洪飞俨然以一个老大的口吻说：“拿出来，都拿出来。”

“看看几个了？”

“一个、两个、三个，你的呢？”

“钱包扔了，钱在这儿。”

严洪飞把几个钱包递给程占元：“占元，你是大哥，还是你来分。”

程占元接过钱包从里面拿出钱来，分成几摞：“一共三个，算他的是四个。来，咱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三一三十一，严洪飞，这是你的。”

“免免，免了，我就不要了。”严洪飞一副大仁大义的样子。

“你不能总是不要吧？”

“你不要，那咱当小弟的也没法要了。”

严洪飞仍旧同往常一样尤显大度：“我不缺这点钱。我就免了，你分吧，让大伙都香香手。”

程占元从中撮合：“行，二哥自己有酒店，不差这点钱。建峰，你的。丁奎，你的。这份是我的。”他把钱重新分成三摞。

严洪飞从丁奎的手里拿过几个空钱包转身进了后厨，他把钱包扔进炉灶里，炉灶里的火苗一下子欢腾起来，呼啦啦地舔着锅底。

1993年4月23日上午时分，从湖畔花园宾馆210房间里，突然传出一声惊叫，紧接着女服务员杨铃从房间里惊慌地跑了



出来。惊叫声使得其他几个服务员停下手中的事情围拢了过来。

“怎么了，杨铃？”

“出什么事了？”

走廊里一片唏嘘，几个滞留在房间里的客人也出来观望。杨铃一脸的惊慌，额头上沁着细密汗珠：“里边死人了！吓死我了！”

“死人？”

“怎么回事呀？”

几个胆大好奇的人扒开房门伸着脖子往里面看。值班主任李晴也过来了，她向 210 房间看了看，然后对大家说：“都不要进去，要保护现场，小庞快去打电话报警！”小庞应声：“好，我去报警。”她跑向服务总台。李晴问道：“杨铃，是怎么回事？”

6 杨铃吞吞吐吐用颤抖的声音竭力解释：“按规定，房门外有‘请勿打扰’的字样，我是不应该进去的。可是 210 房间已经两天没有打扫了，我想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壁橱里有一个死人。妈呀，吓死我了！”

“现场你动了吗？”

“动了，我打扫完卫生才发现的。”

“你不要走开，等警察来了你和他们说清楚！”李晴沉下脸。

“我怎么办呢？”杨铃一脸的恐惧，她害怕了。

李晴转身走到 210 房间的门前，她制止了好奇的房客，然后把房门锁上。

警车由远而近鸣叫着开进湖畔花园宾馆院内。刑警队长王严明带领几名民警跑进来。只见 210 房间里一具男尸倒在壁橱前边。刑侦人员戴着白手套开始勘察现场，照相、取证。

王严明从房间里走出来对门外的服务员说：“哪一位是宾馆负责人？”



经过一番勘察,几名公安干警回到了刑警支队。临阳市公安局局长林长宇、副局长乔雨诚、刑警队队长王严明等干警正襟危坐在刑警支队小会议室的圆桌旁。

王严明,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国字形的脸膛上嵌有两行像刀一样的眉毛,眉宇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王严明说道:“今天,午饭之前,在湖畔花园宾馆 210 房间发现一具男尸。死者名叫孙有才,是本市一家娱乐城的个体业主,51 岁。尸体是从大衣橱里发现的,当宾馆服务员打开橱门的时候尸体倒在了地上。

“当班服务员杨铃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于今日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进入房间打扫卫生。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将现场破坏。据她口述,当她打扫完房间之后,去擦橱门,橱门开了,一具男尸倒在地上。

“经现场勘察,死者是在两天前的夜里也就是 30 个小时前被害的。从现场情况来看,死者面容安详,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身上没有伤痕也没有血迹。现在已经排除了自杀和中毒的可能,从死者死在壁橱里这点来看,可以判定是谋杀。”

“这个家伙玩得真高明!像一个老手。”

“罪犯也非常走运,服务员打扫了房间,现场被破坏了。”

“事情很糟糕。”

“难道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比如头发、指纹？”

刑警队副队长江鸣说：“我们没有发现。服务员打扫房间时把罪犯可能留下的痕迹都给破坏了。服务员用抹布擦干净了所有表露在外面的物体，比如，桌子、衣橱、床头等，指纹消失了。另外服务员又用吸尘器把床上和地毯通通吸过，应该留下的东西没有留下。”

“有一样东西可以留下。”

“什么？”

“精液。”

夜路无归



“对。被害人在临死前有性行为。”

“剩下的就靠推理分析了。”

“服务员为什么如此及时地打扫房间呢，而且又如此彻底？”

8 “这是一个疑点。”

“的确值得怀疑。”

“不要排除这条线索。”林局长略有思索地说。女警官马红手拿尸检报告走进来，她将尸检报告和一根钢针递给林局长。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在被害人体内取出的凶器是一根钢针。局长翻看着报告，沉默一会儿。他把报告递给王严明，然后把钢针拿在手里：“这无疑是一起谋杀案。一根 10 公分的钢针刺进被害人耳朵后面的风池穴。”

“从医学上讲，这是可以致人死亡的穴位。”

“看来这真是一个老手啊！”

“有这种可能。”

“死者喝的啤酒里掺有浓缩的‘地西洋药片’。”

“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那么，他喝酒留下的啤酒瓶子呢？”

“现场没有发现啤酒瓶或者是易拉罐。”



“这是又一个可疑点！”
“要找到啤酒瓶！”
“对，一定要找到！”
“还有其他线索吗？”
“没有，但不能排除宾馆服务员杨铃以及和被害人有利益关系的人。”

林局长郑重宣布：“我宣布成立专案组，那天是4月21日，就叫4·21专案组吧。专案组由刑警支队长王严明同志和副队长江鸣负责，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

“好吧，那么下一步就是迅速查找浓缩的‘地西洋药片’的来历还有钢针的来历，要找到啤酒易拉罐。马上找到死者的家属。从服务员杨铃身上打开缺口。同志们，行动吧！”

4·21专案组成立了，王严明和江鸣率领专案组的全体人员进行深入仔细的摸排调查工作。王严明找到的第一个谈话对象就是死者的妻子白冰露。

当天傍晚，白冰露在几个同事的搀扶之下走出太平间。她泪水纵横：“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是谁杀害了他！为什么？”两个同事满腹同情好言相劝：“大姐，别哭了，人已经死了，哭也哭不活呀。”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白冰露哽咽了。

“他闭上眼睛是享福去了。”

“别哭坏了身体。”

“别哭了。”

王严明和女书记员马红迎面而来：“白冰露女士，不要太悲伤了。我是刑警队长，这起案件的负责人，我叫王严明。”

“你好。”

“别哭了，人死不能复活，你只有配合我们调查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白冰露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太突然了！”泪水泉涌般地

流淌。

“别哭了。来，我们到房间里去谈谈吧。”王严明和白冰露走向一间空闲着的医生办公室。“白女士，到办公室里来吧。”王严明拦住陪同的几个人：“哎，你们就不要进来了。对不起。”王严明、白冰露和马红进了房间里。

“我的心情也很难过，节哀顺变吧。您坐下吧。”白冰露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王严明坐在她的对面：“对不起，在你悲伤的时候，还要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还是把话题说得远一点，请你按时间顺序述说，就是从头来，拾起零零碎碎的记忆。”

白冰露用手绢擦干泪水，止住了哭声：“我说什么呢？”

“凡是你知道的。”

“一时半会儿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还是你来问吧。”

王严明想了想：“也好，这样能快一点进入主题。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和死者孙有才结婚的？”

10

“8年前，1984年。”白冰露扬起头，仿佛在尽力回忆。

“婚后你们两人有孩子吗？”

“没有，我们是第二次结婚。”

“就是说你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前妻和前夫？”

“对，而且都有各自的孩子。他和前妻有一个女孩，她们已经不住在这个城市了。”

“在什么地方？”

“美国，已经去有两年了。我和前夫有一个男孩，今年24岁，他叫严洪飞。”说到这里，王严明又盯了白冰露一眼，紧跟着问道：“你的前夫和孩子严洪飞是什么情况？”

“我的前夫在1982年初死于车祸。1984年我和孙有才结婚后，我跟孩子就和孙有才住在了一起。后来孩子大了，他就搬出去自己住了，是在民族街我们原来住的老宅子里。”

“严洪飞为什么搬出去住？”

“他长大了，他有自己的事情做。”